

· 客家研究 ·

文化人类学与中国客家研究^{*}

周建新

(赣南师范学院 客家研究中心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文化人类学因其理论与方法的独特性,受到许多学科的运用与借鉴,客家研究便是典型。传统客家研究更多注重历史学的研究取向,人类学相对来说受到忽略。事实上,客家研究生来便与人类学结缘。从人类学视角下研究客家的多是香港、台湾与海外人类学者,大陆人类学者相对较少。人类学可以在客家研究中享有更多话语权,人类学与客家研究结合拥有广阔的未来。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客家文化;客家研究;民系;族群

中图分类号:G05;G9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12)01-0002-05

文化人类学(简称人类学)因其理论与方法的独特性,被许多学科和研究领域借鉴与广泛运用,客家研究便是典型。长期以来,传统客家研究更多注重历史学的研究取向,人类学相对来说受到忽略。人类学如何在客家研究享有更多话语权?人类学自身又如何在客家研究这一领域中发扬光大?笔者试图结合人类学与客家研究的发展状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探讨人类学与客家研究的未来。

一、客家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范式转换

自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开辟了客家研究的新领域以来,客家研究已有近80年的历史。回顾近80年的发展历程,客家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呈现两种研究范式。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主要受历史学影响呈“民系—文化论”的研究范式。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从历史学的角度以“民系”一词成功地建构起客家群体,明确指出客家人是作为汉族的一个民系,是汉族这一族属之下的分支。他在《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两书中,对于客家历史形成的论述成为客家人和客家文化的权威范式。罗香林建构起来的客家人历史上经过五次南迁、根在中原、衣冠土族、形成发展于粤闽赣三省等观点,不仅为客家人自我所认同,而且亦为其他族群所接受。同时罗香林还指出客家分化为越海系、湘赣系、南汉系、闽海系、闽赣系等四支民系。^[1]此外,

在客家文化方面,学界开始围绕客家祠堂与宗族、客家建筑、客家民俗、客家教育、客家方言、客家妇女及客家音乐等方面对其特质进行研究。客家人也渐渐形成了“勤劳节俭、刻苦耐劳、开拓进取、爱国爱乡、崇正尚义、崇文重教”的文化形象。

20世纪30年代以后至80年代期间,由于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客家研究走入了一个漫长的沉默期,大陆的客家研究几乎处于停摆的状态,海外也只是偶有著作出版,即使出版,也仍然没有超过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一书所达到的研究水平。所以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香林的研究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民系—文化论”成为主流。

在“民系—文化论”研究范式的影响下,客家研究一方面发展迅速,成果丰硕;但另一方面自一开始便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功利性、情绪性、排他性的烙印,其研究成果和分析路径不免流于简单化、一线化和片面化。这种既定范式要么对客家源流纠缠不清,或是主张与汉族无异的中原土族说,或是彰显在地化、土著化的土著说;要么沉湎于沾沾自喜式的自我述说,时常将勤劳节俭等“他者”书写的溢美之辞转为自述并奉为圭臬;要么停留在静态的文化特质的描述上,将山歌、采茶戏、土楼、围龙屋、擂茶等文化符码尽力展现以证实客家人“根在中原”的本质。娘酒、酿豆腐、擂茶等代表性的客家饮食,具有开放精神和山地情结的客家山歌艺文,端午节挂葛藤等

* 收稿日期:2011-11-18 网络出版日期:2011-12-23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10)规划项目(10LS02);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H0901)

作者简介:周建新(1973-),江西萍乡人,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教授、人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客家族群和文化、文化人类学。

网络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6.1037.C.20111223.1001.008.html>

客家风俗,它们所具有的时空意义和文化特性,被贴上了特定的标签,被指认为客家人“根在中原”意识在具体文化事象上的展演,就连客家妇女那双天生的大脚板,也被学者认为是千年迁徙、长途跋涉的结果。

第二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近 30 年间,主要是海外人类学者开创的“族群—认同论”的研究范式。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客家研究再次兴起并繁荣至今。这一时期,客家研究正朝着多学科参与的多元化方向不断发展。

随着客家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不少学者对“民系”这一概念提出了反思,他们认为“民系”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含义,有时强调某个地域在特定时间段内的语言与文化的均质与同质性,有时则注重考察历时性背景下相关地域的人口源流。^[2]在反思的同时,海外学者及台湾学者渐渐开始大规模地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客家,使客家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客家界定上,主张以“族群”代替“民系”,因为“族群”的概念特别强调人群动态性与主体性,主张从文化特质上对人群进行划分。只有采用“族群”这一概念,才能以历史的角度来掌握不同的社会情境下的客家族群,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全球化潮流下的客家全貌。著名澳籍华裔学者梁肇庭教授是这一概念的先行者和推动者。他运用当时美国汉学界比较流行的族群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理论,成功地解释了明初以来直至近代客家人聚居的中心地带——闽粤赣边界所属的宏观经济区的经济周期与华南地区人口迁徙流转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运用族群理论,指出由于经济周期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口流动,在 19 世纪的广东,客家人在与其他族群的冲突中实现了由“文化群体”到“族群”的转化,即客家是在与别的群体冲突与交往中自我认同形成的群体,而不是如罗香林先生所言由南迁汉人在一个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富有新兴气象,特殊精神,极其活跃的民系。”^[3]

其次,在文化认同上,开始以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客家文化。人类学介入客家社会,以一种新的视角对客家文化特质进行动态分析。香港中文大学谢剑教授亦借其英美式的文化人类学功底对中国客家社会进行了“族群”性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法国

远东学院劳格文博士早在 1994 年运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对客家家族、宗族、信仰、仪式及地方经济进行了重点探讨。台湾中央研究院庄英章教授亦以族群角度研究客家,从新的领域分析了客家文化。^[4]

再次,在客家认同的发展上,人类学视角给客家研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客家以“族群”身份亮相于世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政府及企业开始关注这一族群在社会发展上的认同。台湾学者刘阿荣提出的关于休闲文化产业这一客家文化产业发展,便是以地域族群的角度进行分析的。^[5]近年来国内外高校与研究机构如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所、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台湾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台湾苗栗大学客家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法国远东学院等的频繁合作亦是人类学视角下客家研究的新发展。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见,海外及台湾香港人类学者将人类学引入客家研究,使客家研究渐渐走出历史学的影子,渐渐趋向“族群—认同”论。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下的客家研究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美国华盛顿大学斯蒂文·郝瑞教授在他的《中国人类学叙事的复苏与进步》一文中,十分认可客家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人类学科上的地位。该文是郝瑞教授应邀为《人类学年鉴》所撰写的近年来人类学对中国所作研究的回顾性文章,他把人类学对中国的研究分为社区、生活、民族及其组成部分三个课题,在第三个课题中他单列出“地方文化与汉族的实质”子课题,重点谈到客家研究。他说:

从罗香林起,客家认同就一直是个研究热点。罗认为客家作为中国人比他们邻居更为优秀。这一自我定位立即为客家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在 20 世纪里一直被沿用。近来的客家学者如李泳集对客家性别制度的研究加强了这一文化诉求并将之发挥到了极至。Sow-Theng Leong (梁肇庭)的历史研究考察了有关客家和操客家方言的“棚民”认同的来龙去脉,但开始了对本土话语的批评论证。在他看来,客家认同的内容随历史条件和语境的不同而变,Constable 编辑的论文集里的文章加强了这一论证。这些作者通过对客家认同的系统化和语境化,揭示作为客家人在香港、台湾和海外,是极为不同的。^[6]

郝氏的论述可以说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于客

家学研究的贡献和成就的首次宣言,其意义不同凡响,这充分反映出客家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自80年代人类学引入以来,客家研究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发展与进步。但是,这样的引入与发展仍然局限于海外人类学者或香港台湾学者的思想,中国大陆客家学者将人类学运用至客家研究中仍然少之又少。人类学在大陆学者进行客家研究中仍然处于“待命”阶段。

二、客家研究与人类学的联结

1. 人类学之于客家研究

前文已述,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为客家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在罗香林研究之始,就使客家研究与人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客家研究导论》一书开宗明义地说:“南部中国,有一种富有新兴气象,特殊精神,极其活跃有为的民系,一般人称他为‘客家’,他们自己也称为‘客家’(Hakka)。他们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也是中西诸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学家,极为注意的一个汉族里的支派。”^[7]可以将这段话与学科史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事实上,正如罗香林先生所言,客家研究自肇始以来,一直是多学科研究的试验地,举凡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建筑学、语言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分子遗传学等给予关注,以致于有学者提出“关于客家人的研究,长期以来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建筑、音乐甚至遗传学等,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在进行客家研究。”^[8]由此观之,早在20世纪30年代罗先生就已经明确指出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之于客家研究的重要性,认为人类学可以且应该在客家研究上大作为。

后来罗香林先生在论述客家问题的性质时,认为“第一因客家赋性的殊异,与势力的膨胀,活动的扩展,及其与其他邻居民系的倾轧,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而成为一个种族学上,社会学上,语言学上,或历史上的重要问题。”^{[7]35}其中,种族即涉及人类学。很明显,罗香林将客家问题定义至人类学视角。如果再将关注点放至罗香林学术背景上,很自然联想到罗香林本身即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人类学与客家研究间的不解关系自然更易理解了。

2. 客家研究之于人类学

从人类学自身来看,客家与人类学的关系与生俱来。

从人类学研究对象来讲,客家地区是汉人社区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客家大本营的赣南、闽西、粤东,还是台湾客家,都是进行汉人研究的经典田野。对客家地区的研究,更强化了人类学研究从传统“山野研究”向“走出山野”的发展路径。

从人类学的文化内容来讲,客家文化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在人类学“文化自觉”的呼喊声中“客家文化自觉”也是人类学的学术使命。美国人类学家郝瑞在进行中国人类学研究主题梳理中将客家作为研究地方文化的代表进行阐述。^[6]

从传统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来讲,客家的婚姻、家庭与宗族、亲属制度、客家妇女、生计方式等都具有区域独特性,也是传统人类学研究主题的需要。如客家传统婚姻形态童养媳、等郎妹等丰富了人类学婚姻研究的素材。而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在客家妇女“家头教尾、田头地尾、灶头镬尾、针头线尾”的传统印象可以得到新的启示。房学嘉亦从文书中的女性尊长看到妇女在传统社会中有不俗的社会地位,^[9]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对女性地位低下的认识,为女性主义人类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无论是人类学之于客家研究,或者说客家研究之于人类学,人类学与客家研究生来便密不可分。人类学的发展,可以为客家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而客家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人类学自身的发展。如何发展中国人类学,从客家研究着手,值得进行深度的思索。但回过头看客家研究本身,人类学在其运用上仍然值得拓展与深化,特别是对于大陆客家学者来说。

3. 实践:人类学对客家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客家学作为一门显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自30年代以来,其发展经历了由“民系—文化”研究范式向“族群—认同”研究范式的转变,即由历史学视角转向人类学视角。这一转变明显开拓了客家研究的视野,为客家研究寻找了新的路径。但是,由人类学视角对客家进行的探索仍然停留于香港、台湾及海外人类学家,大陆人类学家很少。大多是受国外人类学者的带动从而开始结合人类学进行客家研究。杨彦杰教授与法国远东学社劳格文博士一起进行了客家传统社会研究,受劳格文人类学研究视角的影响,杨教授亦对人类学参与客家研究有了兴趣。嘉应学院房学嘉教授便是在与香港中文大学谢剑教授一起合作后才开始运用人类学方法对粤东地区进行

调查与研究。尽管这几次与国外合作背景下的大陆学界开始将人类学运用至客家研究领域,但是这样的调查仍然只停留于表面,其深度与广度仍然有待发展。

加强人类学在客家研究上的话语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从理论角度,可充分运用进化论、功能论、播化论、过程论、实证主义等人类学理论对客家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如在研究客家风水文化时,可充分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了解客家社会的生态环境,以了解风水的地域依托背景,从而更好地了解风水在客家的形成与发展。又如在研究客家族群发展上,个别学者就提出将客家意象放置于一种动态的空间视野,以涵盖客家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将客家族群迁徙、流离、抗争、发展的整个过程及客家的历史渊源、形成过程、文化特质及族群性格、精神特征纳入一种“在路上”的意象。^[10]这种人类学视野下的意象扩大了客家的文化空间,丰富了族群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深化了客家的“人类学认同”。但是,目前像这样运用人类学理论进行客家研究的少之又少。客家研究者应当给以重视。

从方法论角度,可以借鉴人类学个人生活史法、深度访谈、参与式发展评估等田野调查方法,充分运用主客位分析法、整体观、文化观与利益相关的社区参与等方法。例如在研究客家村落政治文明上可通过对客家地区村落精英的个人生活史的方法来探讨客家乡村的治理。在研究客家宗族发展时可运用利益相关的社区参与法对与宗族相关的利益群体进行分类分析,这种方法在研究客家旅游村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从学科运用与发展的角度讲,客家研究应与人类学发展的科际互动及国际化一样,立足社会,着眼世界,形成一股“国际热潮”。纯粹的学术研究常居于“庙堂之高”,但再如何“庙堂之高”也需要考虑学术的“江湖处境”。人类学特别强调与社会发展接轨,服务社会,应用社会,强调科学与实际的互动。客家文化要得到社会认可,要像人类学一样,与社会互动。客家文化产业化便是个可行的方法。客家文化可以以自身资源为优势发展客家文化旅游、文化节庆与会展、客家传统工艺、客家饮食、客家艺术演出、客家影视及出版物、客家文化传播及广告创意、文物展览与贸易等文化产业,创造“社会价值”。此外,客家研究自身要长远发展,就应该充分发挥人类

学族群研究的动态性及国际性优势,使客家研究在自身意识、学科规划、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队伍建设、研究范围及理论与方法上向国际化迈步。

三、结语

人类学因其理论与方法的独特性,受到许多学科的运用与借鉴。客家研究便是典型。人类学独特的理论与方法给客家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客家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起了重要作用。客家学与人类学不同,人类学是一门学科,而客家学还只是一门交叉学科。这种交叉学科的性质决定客家学必然要借助多种学科才能更好地发展,而人类学仅是新学科融入的一种尝试,伴随着新一轮客家研究高潮的到来,客家研究要在热潮中扎稳脚跟,继续向前发展,仍然需要不断地探索。

第一,整合各方力量,促进客家研究的发展。客家研究最早在学术研究上建构起来。近年来,客家研究渐渐在政府与民间的“客家文化自觉”中得到了发展。但是,政府、企业与学术间对客家的发展仍然各自为主,缺乏整合。^[11]客家研究要发展,需要整合政府、企业与学术的力量,使客家意识的觉醒与客家学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辩证发展。

第二,重视方法论建设,推进客家学的发展。台湾学者刘焕云博士曾将客家学定义为一门运用一种或数种以上学术或学科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客家语言、客家民系、客家种种文化资产与产业等相关的学问。^[12]这一定义特别强调客家学的多学科视角,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刘焕云先生呼吁进行一种客家学方法论建设。客家研究已从重视以单一历史学方法为主转向多学科方法,人类学的介入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客家学在深度挖掘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同时,还应尝试将其他学科方法如社会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甚至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予以引用。如此,客家学才能更好地建构,更好地发展。

第三,注重跨地域的整合研究,拓宽研究平台,推动客家学的国际化。客家研究本身具有国际性。但是,客家研究水平要提升,客家研究领域要拓展,就不能因其原生的国际性特征和优势而沾沾自喜,而是在这个独特的学科基础上,突破地域文化研究的固定模式和既定路径,从国际性走向国际化,最终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学科领域。

参考文献:

- [1] 王东. 那方山水那方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2] 庄英章,高怡萍.全球视野中的客家研究[J].客家学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3] 黄志繁.什么是客家——以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为中心[J].清华大学学报,2007,(4).
- [4] 周建新.客家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思考[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4).
- [5] 刘阿荣.地域、族群与休闲文化产业:台湾闽、客、原住民案例[M]//地域族群与客家文化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 [6] 斯蒂文·郝瑞,范可,译.中国人类学叙事的复苏与进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4).
- [7]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希山文藏,1933.
- [8] 张维安.少数民族与主流文化:客家文化运动与族群记忆之转移[M]//刘海平编.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东亚视解.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123.
- [9] 房学嘉.从文书中的女性尊长看梅县妇女的社会地位[M]//地域族群与客家文化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 [10] 周建新.在路上:客家人的族群意象与文化建构[J].思想战线,2007,(3).
- [11] 庄英章.试论客家学的建构:族群互动、认同与文化实作[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4).
- [12] 刘焕云.台湾客家意识与客家学辩证发展之研究[J].客家研究辑刊,2010,(1).

责任编辑:钟俊昆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Chinese Hakka Studies

ZHOU Jian-xin

(*Hakka Research Centre,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s has been used widely by many disciplines for its uniqueness. But it has been neglected by Hakka studies since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on history method. In fact, Hakka study is born with anthropology character.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study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anthropologists of the main land have neglected th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hink about the way to combine anthropology and Hakka. On the other hand, Anthropology should compare its own development when being used. In this condition, the author tried to explore the future of Hakka and anthropology by combining their development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Key words: cultural anthropology; Hakka culture; Hakka study; clan; family group